

吴承蔚 著

野马头

轶梦

yematu yimeng

中国文联出版社

野码头轶梦

吴承蔚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码头轶梦 / 吴承蔚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9

ISBN 7-5059-4745-1

I. 野…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4598 号

书 名	野码头轶梦
作 者	吴承蔚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99 千字
印 张	9.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745-1/I · 3715
定 价	1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代序

一部富有动人心弦之力的书

——长篇抒情小说《野码头轶梦》

研讨会评论选录

雷 达 吴秉杰 胡 平 吴易刚

《野码头轶梦》于2003年春由《中国作家》增刊推出后,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引起读者专家的广泛关注。同年11月2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社、《文艺报》社、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华夏当代国际文化艺术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野码头轶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就这部小说在思想意蕴、叙事结构、艺术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追求、探索和创造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讨,一致认为这是长篇抒情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受到张炯、雷达、吴秉杰、胡平等资深评论家的高度重视和首肯。

世间惟有情难诉

——关于《野码头轶梦》的几点看法

雷 达

我用了两个整天,读完《中国作家》增刊上的长篇小说《野码



头轶梦》。我先看了殷白先生致作者吴承蔚的信,信上说,这部小说“可以肯定是我国当前长篇创作水平线上之作”,并说,惊服“结构的完整,几乎无可挑剔。人物的鲜活,无可替代,是‘这一个’。叙事风格又有新的开拓发展,通篇流淌着原汁原味的的生活情趣,洋溢着酣畅空灵的艺术气息”。这些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殷白先生是最早评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资深评论家,当年我在《文艺报》校对过他的那篇评论,印象深刻,对他的意见还是看重。无独有偶,《野码头轶梦》的作者吴承蔚原来也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最早的书稿在《沱江文艺》发表时的责任编辑。从介绍看,吴承蔚的经历颇为复杂,一直辗转在基层,从事过各种行业,但始终没有放弃对写作的追求。这使我想到了,当今书海茫茫,评论者的目光大多集中在一些热点作家或当红作家身上,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于是很难顾及到像吴承蔚这类地方上的作家的作品。但谁能说,这里没有许多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

《野码头轶梦》的引线,是写经济变革大潮中沱江流域的一支船队因运输手段的落伍而日益陷入困境的故事,但这毕竟不过是引线而已。小说的主体部分,写的是多振江父子两代人的婚恋奇遇,时间跨度从解放前夕一直到改革开放,叙述是在历史和当下两个时段上交错展开。整个看来,人物相对集中,情节也紧凑,是一本很好看的作品。作者并没有概括一个大时代的社会政治风云的宏愿,其着力点还是放在情感、风俗、爱恋、道德等领域里,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乡土性和风俗化格调,小说倾力歌颂忠贞不渝的爱情,同时暴露了当今某种放纵感官,游戏人生的恶劣行径。

这部书的好看,首先来自它的真实——久违了的富于生活质感的真实。当今的某些创作,虚假、讨巧、矫饰的东西太多,作



者过于聪明,长于技巧,却与民间真实的血肉生存相当隔膜,笔下未免空洞。像这本小说中多氏父子的龌龊,激烈的冲突,以及就此引发的庄述秀的出走,都是由真实细节垫底的,富于内涵。没有深入了解,没有深切体验,是写不出来的。据介绍,作者对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多有领略,对川江的船工、纤夫的艰辛,更有深入的观察体味,这就使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与之相联系的语言,特别是对方言的活用,人物对话的灵动,有趣,俏皮,形成人物的魅力,则是好看的又一原因。还有,对民俗的渲染,特别是对川江号子的活用、穿插,大有男欢女爱,载歌载舞之氛围。

如果说这本书有一种动人心弦之力,关键还在于它对坚贞爱情的讴歌。按说船工多振江与老板女儿秀秀的两情相悦,山盟海誓,直至私奔,流亡是据四十年前沱江上广为流传的一个民间口头传说演化而来的故事,可是今天看来依然有感人处。这究竟为什么?质而言之,今天是个缺乏真情的时代,因而也是个需要真情的时代。在传统的道义、爱情、诚信、贞操全面危机的今天,人们渴望看到真情故事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要打动现代人又是极其困难的。作者在叙述多振江与秀秀足够漫长的爱情故事时,尚能贴近人物真实处境,贴近真实心态,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地写。秀秀解放后下了“终身不嫁”的决心,宁愿承受世人冷眼,甘作多多的情人,这一举动虽有愚忠之嫌,却也表现了为爱情牺牲一切的决绝。这份决绝在当今缺乏诚信的背景下,反而显得十分可贵。小说对多振江的倔强,野性,“情种”的个性的刻画比较突出,对其子卵娃的真诚,热烈,憨厚的个性的描写也比较到位。但最具深意的还是庄述秀这个老式烈女与霞霞这个新潮的、色情狂的、完全丧失了贞操感的女秘书之间的对比。



尽管作者并未有意识地对比,但读者肯定会加以比较。她们像两个世界中人,其差异判若云泥,不可思议,她们一个为爱的自由苦苦挣扎了大半辈子,一个则为性的放纵而抛弃爱的自由,这是多么可怕的大逆转!这种大逆转未必没有一定的生活依据。

风俗画的时代意义

吴秉杰

风俗画的描写常常把时空推向遥远的过去,缺乏当代性意义;而一旦坚持了“三贴近”,不少创作又常常成为社会学的材料,失去了许多审美的蕴涵。吴承蔚的长篇《野码头轶梦》则不是如此,可以说是把地域风情与时代生活、“梦”与现实、生命的本真追求与历史的发展逻辑等都较好地与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巴山蜀水的风俗民情,沱江水面上水汉子的生存状态,改革时代所面临的矛盾及历史的线索,老一代水汉子多多和秀秀与年轻一代的卯娃、霞霞他们既互相承续、参照又表现出差异乃至对立的关系,这一切都使人想起了巴尔扎克如何通过“风俗史”的描写而反映出了不同时代人的“命运史”,想起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想起沙汀、沈从文等那些既富有地域色彩又不乏社会意义的创作。我当然并不是说吴承蔚的小说能与那些大师们的作品比肩而论。但文学的规律却总是相通的。《野码头轶梦》中种种富有生气和活力的人生故事与人物语言,它所包含的有关金钱、道德、爱情、社会良知和人生的思考,使吴承蔚的这一作品体现出了自己的艺术张力,具有了风俗画中的时代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生活的别开生面的历史舞台。



野码头场景下的成功叙事

——读吴承蔚长篇小说《野码头轶梦》

胡 平

《野码头轶梦》是一部厚实的长篇小说，并且——不是一般作家能够写出来的。吴承蔚在作家中无疑最熟悉川江上船队的生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最底层生活的特殊的一角：古驿道、野码头、热烘烘的江风、如血的鸡冠花丛、缆绳牵引着的钢壳船、柴油机运转的轰鸣声，以及在这里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船工和他们的家人。过路文人从江岸上打眼望去，往往容易被那些唱着号子劳作的人们生命状态所吸引，由衷发出感慨，或许还即兴赋下诗篇——可见这些人们的生活场景还是很有文学性的，但是，能用笔写好小说的人中又有几个真正了解他们经验中的细枝末节呢？现在出了个吴承蔚，实在是把船工的命运遭际、喜怒哀乐写得真实生动，贴切深厚，我想，这个贡献是很有意义的。我不知那些船工有多少人来看这部小说，相信看过的都会感谢作者的劳动。

一般认为，小说的语言中最显示实力的是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因为掌握这些语言需要大量的体验和采撷，需要真功夫，也可由此看出作者对题材的熟悉程度。从这个角度看，《野码头轶梦》也是比较扎实的。我尤其欣赏书中那些充满野味和生命气息的江上号子，诸如“十五的天上月儿亮/哥哥你是个死不长/妹妹我绣花就绣个郎/矮神子儿正好入洞房……”之类。我们相信，文学作品是以语言求胜的作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应该



是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原创者并非作者,而主要产生自民间。就乡土语言而言,又主要产生于地域性文化的浸润。从这个意义上看,《野码头轶梦》所呈现的人物语言现象是具有一定的人类文化学价值的。读这部书时,我们进入的是特殊意味的语境,正是这种语境给我们带来新鲜的审美感受。

但我看小说首先看小说的叙述语言,叙述语言是展示作者个人文化档次、艺术风格与写作水平的主要窗口。所以,一个有经验的编辑,有时只消翻几页就可以大致判断作品的成色。《野码头轶梦》的叙述语言就显示了这部书的可靠的质量。小说开首一段写道:“卵娃披了一件白衬衫,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慢悠悠地从江岩那边沙滩上绕过来。走上船头跳板,灵活的腰节儿一闪一闪的,显得多少有点吊。”——从这里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作者的叙述是老到的,质朴的,并无张扬造作之意,而且善于迅速抓住主要书写内容,内在节奏沉着有力。“多少有点吊”这样的语言,调和了叙事和人物语言的反差,生动了读者的想象,也增加了文字的张力。应该说,小说全篇都保持了这种成熟、平易、有节制和含蓄意味的讲述风格,亲和了读者,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带给读者结实的内容。

小说的确是比较结实地描绘了江上船队在大变革时代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艰苦创业的历程,比较饱满地塑造了卵娃、多振江、秀秀、霞霞等人物形象。应该说,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设计和形成的整体格局具有象征意义。从多振江和秀秀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江上人家的精神风貌、思想特征和历史局限;在卵娃身上,我们看到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生命活力、变革欲念和竞争意识;在霞霞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只有这一代人才具有的令人炫目的纷杂色彩。这些人物和他们各自



的社会联系,以及特定的场景,特定的氛围,构造了使读者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新奇的世界,这正是作品的主要成功之处——我们被新奇的视野所吸引,又移情于人物的命运,我们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主人公卯娃所展示出来的来自底层人群的奋斗精神是令人震撼的,卯娃并非时代宠儿,他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并非处于有利地位,但正是这些貌似浑浑噩噩的人物,以他们的顽强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创造着现实,同时也默默地改变着他们自己的卑微的命运,使人们忽然在一个早晨发现他们的不容忽视的存在。这正是我们读过这部书后所发出的最深切的感慨。

饱蘸激情抒写的父子 两代人的风流恋史

——《野码头轶梦》研讨会评论综述

吴易刚

《野码头轶梦》由《中国作家》增刊推出后,中国文坛为之动容,及时在京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资深评论家、执行主编李阳说,这部描写川江船工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我们在大量来稿中发现的一部独具魅力的相当难得的优秀长篇力作,是中国长篇抒情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读来令人惊异迭至,心向往之。

研讨会对这部小说在思想意蕴、叙事结构、艺术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的追求、探索与创造给予了高度评价。李阳认为,小说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到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历史跨越了



半个世纪,从中看到了作者吴承蔚对故乡对父老兄弟寄予的无限热爱之情,也读出了作家隐隐的难以述说的忧患与隐痛。笔者深知,在作家的家族中,有一个大房是船工世家,因而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储蓄了大量的无与伦比的血缘关系中的生命信息与亲情意识等等,因此,这里有一个“史”。资深编辑李珊利女士说,读完小说,她已体会到作家在写一个历史的进程,在写一个拥有历史互动感的东西,从而传达出人物在领略大半生坎坷经历之后的那份深刻的心路历程。而且矛盾冲突抓得十分准确,这就是旧有的观念和 Production 模式与改革开放后新的生产模式和观念的冲突。而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思想观念严重地制约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而我们至今仍然没有摆脱这些束缚。小说从这个点切入,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历史意蕴的。

这部小说整体格调是高昂而大气的,作家对沱江流域作过多年的考察,对社会、人生、人性、生命等等作了深入的剖析。小说写了一条江一个家族,写了父子两代人的婚恋历程。

李阳认为,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成功是作家真正写活了笔下的几个人物。这部小说不看则已,一看就感到眼睛被她黏住了。那些活跃在野码头的活脱脱的人物,似乎一下子就来到了眼前:多多与秀秀,卯娃与霞霞,八爷与水汉子们,还有那个几笔就写活了的官婆婆……他们的周遭际遇,他们的梦想与期望,一切都在作家行云流水的抒写中得到了升华,写得极有生气与活力。小说着力塑造的多振江、庄述秀、卯娃、霞霞等人物都不是单色调的,而是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作家笔下的多多更是一个极复杂而有野性,十分钟情而又执拗的人物。他在坎坷离奇的人生旅途中,在船队一波三折的艰难历程中显示出来的人格理想,体现出来的面对人生挑战,勇于奋



斗永不服输的征服精神,从困境扬起风帆的人格力量,以及对道德的最高理想——爱的大胆肯定等等,无不拨动读者心弦。李珊利说,多振江这个船老大的整个人生经历以及有关他和他的船队他的家族的一系列故事情节,都写得挺到位的,从而创造出“太阳照样升起”的生命景观。李阳说:重要的是,多振江等人物形象是我们从未见过面的,是“这一个”,非常感谢吴承蔚为新世纪文学画廊奉献出了不可多得的文学新人形象。

这部小说的又一显著特色是激情洋溢,贯穿始终,呈现出一派动人心弦的阳刚之美。李珊利认为:在长篇创作中,一个作家能够始终保持激情洋溢的创作状态,这一点确实相当难得,也很难做到,但吴承蔚做到了。而且,这种高亢激越的情调,同人物豪放潇洒的性格,同航运生活特性糅合得如此和谐,如此相得益彰,确是作家的才华与创作个性的张扬与表现。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文学性、典型性,而且具有传奇性、可读性,是纯文学与传奇特征的完好融合。胡平说,这部纯文学作品所有的走近读者的市场意识,从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势来看,是非常难得的重大突破。作家选择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航运生活题材是明智之举。小说的戏剧性很强。这是一部富有生命力的长篇抒情小说。也是作者多年来不惜艰辛,深入生活的价值所在。

李阳说:在艺术手法方面,这部小说也有独具的匠心。小说写得很收敛,很滋润,几乎挤不出什么“水分”来。看得出来,作者是把长篇当做短篇来写的,使小说具有一种强大的张力和穿透力,读来只觉一种巨大的内力从中生出。

小说具有浓郁的川南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李珊利说,开篇刚刚读了两段,我就知道这是四川人的作品,地方色彩、风



俗民情,马上就体现出来了。作品语言精练流畅——包括人物的个性化口语,既有川话极富表现力的俏皮、机智和幽默,又与船工的身份、职业、生活、生产等特点非常契合,非常鲜明形象。

研讨会认为:小说洋溢着酣畅空灵的艺术气息,为创建长篇抒情小说这一命题所作的探索令人瞩目。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作者广泛汲取外来营养,而且将其精华融化在自身的民族化的造血机制中,使其更加鲜活更加滋润更加强壮更加富有生命力。正如李阳先生所说:小说似得海明威的神韵,却浑然不见海明威的影子,这正是我们期待中的作为。

此作荣获

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全国作品评比一等奖（2001 年）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社·中国作家世纪论坛
全国作品评比特等奖（2003 年）

巴金文学院第七届“诺迪康杯”文学奖（2003 年）

第一章

卯娃披了一件白衬衫，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慢悠悠地从江岩那边沙滩上绕过来。走上船头跳板，灵动的腰节儿一闪一闪的，显得多少有点吊。

多振江坐在前舱小凳上，眯着眼睛瞟了儿子一眼，一见他结实的汗渍渍的胸口，眉头一皱，伸手取下嘴里衔着的短把儿叶子烟杆，问：

“你还晓得回来？昨夜，又摸到哪儿……搞卵去了？”

声气不大，像在聊天。但问题再明显不过，父亲已经动了肝火！儿子戛然止步，停在船头，用眼角白了一眼父亲，心里叫道：“不是跟你讲过的么，人家耍了女朋友嘛……”一股怨气随之涌上来，“在哪儿搞卵去了，难道那些事……也要向你汇报？”但是他忍了，不敢顶嘴，那样只有自己吃亏。惹翻了，顺手给你两巴掌，也是自己捡得的。谁叫自己是他的儿子呢。

“老爷子，昨天就跟你……说过了。”像秀水流域所有的儿子一样，他把父亲叫做老爷子。在外人，只需加一个“多”字，叫多老爷子，也够尊重。“黄麻的事，也是照你说的办法去办的，可结果还是叫等几天，等几天……我们急，人家不急，我有什么办



法？”

父亲一听，不由得失望地呻唤了一声，把头扭到一边，突然在心里大吼一声：“撒谎！昨天你到麻纺厂去了么？你以为我不晓得呀！”他真没想到自己视若掌上明珠般的幺儿子，会这样明目张胆地跟他撒谎！而当他的目光一下子碰在身边那条船发黑的船篷上，又不由得发慌地闪了一下。

船，一溜儿排过去，整整十八条，满载黄麻的船队，已经在这个码头靠了四五天了。一想这个，他的心头就乱糟糟的，这个由他带领的船队，不知怎么会在这儿搁了浅？仿佛日子一下子变得不可捉摸了！

是啊，这上百吨黄麻怎么可能在这儿搁浅呢？

去年，老家的人听说黄麻走俏，种黄麻比种粮食作物划算得多，一亩地能多挣三四百元。这个数对于贫穷山村的庄稼人来说，已有天文数字的意味了。于是，乡亲们抱着发一点小小横财的希望，大种黄麻。谁知今年黄麻一下来，乡供销社收购站门口适时贴出一张“安民告示”：“暂停收购黄麻”。可各家各户忙了大半年，都等这笔钱用啊。娶媳妇、修房造屋、定亲送礼，以至打胎需要的营养品……哪儿不花钱？而像多家坝这样的荒山野村，除了这点农副产品的收入，还上哪里去找个钱？这时候，正好多振江回家探亲，人们闻讯就跑来求他拿个主意，一片声请他帮帮忙。多振江是个热心肠，一激动就把事情揽了过来。于是同村长一起，连夜赶到秀水镇，向秀水镇镇长八爷汇报了这件事。八爷是秀水镇的开国元老，在这方圆几十里地界，说话是要作数的。何况，他和多振江是几十年的老交情，这点忙他能不帮么？于是，第二天就同秀水麻纺厂签订了收购合同。船队立即拔锚起航，很快驶入秀水河，直奔麻纺厂而去。



谁知船到秀水码头的前一天,麻纺厂“吧嗒”一声,突然宣布破产了。麻纺厂再三向船队赔礼道歉,并且表示如果船队把黄麻运回去,来回运费照付。可多振江坚决不同意,他说,这叫撕毁合同,厂方要负法律责任!儿子当时就跟他商量说,厂方现在是山穷水尽,哪里还顾得上合同、法律?既然船队不受经济损失,还是赶快运回去好。父亲一听,就大喊一声:“你知道么,对老家,我们能干这号没根底的事么?这件事是铁板钉钉,只能进不能退。”几十年来,多振江什么时候向老家的父老兄弟喊过黄?丢过这种面子?

儿子明白父亲的心思,也晓得父亲还有一点个人的私心杂念——落叶归根,退休后回老家度晚年,他是满心希望把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的。可船队几十张嘴巴望着运费吃饭,甭得起么?于是他说:“钱是硬头宝,如今是抓到一个算一个,老爷子,现在是市场经济呀!怎么能感情用事呢?”

父亲愣愣地望着儿子看了一会儿。作为船队队长,他还不知道这个?然而,他当众就把儿子训了一顿:“钱钱钱,你小子脑壳里头,就没装一点别的东西?”

结果,父子俩不欢而散。

严重的危机接踵而至,山川机械厂原订的建材停运;船队的几家老客户——市第一、第三、第五建筑公司的沙石运输,也被汽车队抢走了……

一时间,多振江船队陷入瘫痪状态。

内河航运,眼看越来越不景气了。

一是运输速度缓慢,二是中转环节多。货到码头,离不开汽车转运。汽车业的飞速发展,成了水运难以抗衡的竞争对手。几十年前古航道上那派桅杆如林的繁忙气象,似乎一去不复